

祭潮射潮弄潮 萧山潮歌嘹亮



浩浩钱塘，洪泄东奔，潮涌西溯，波浪起伏，惊涛拍岸。

历史上，钱塘江经常发生洪涝、风（暴）潮灾害，人们为避潮患，祈求平安，尊神拜佛，祭祀不断。自春秋至“民国”达2000多年之久。

五代，吴越王钱 修筑捍海塘，面对海潮肆虐，敢于张弓射潮，决战高下，显示人与潮患作斗争的勇气和胆魄。

宋代，弄潮盛行，场面惊险、壮观，“天下独此有之”。弄潮是唐风宋韵文化的一朵奇葩，别具特色。

萧山潮歌嘹亮，祭潮、射潮、弄潮，唱响钱塘江时代整治发展的前奏曲。

■文/ 图 陈志富 徐以道 朱丹

代代都有不屈的潮神

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塘江潮汐，历史上曾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，因此它也是一种祸患。人们为了避祸祈安，求潮神，镇海王，进行一系列的祭潮活动，形成了一种习俗，自春秋至“民国”传承2000多年之久。

潮汐祭祀，始于春秋战国时期。春秋时，潮汐兴起，人们以为冤魂伍子胥、文种在钱塘里“随波扬波，依潮来往，激荡崩岸”，分别站立于前后两个潮头，成为钱塘江的二度潮。吴国尊伍子胥为潮神，在越国尊文种为潮神，农历八月十八为潮神生日，年年奉祀。

秦汉，祭海求神。《四明志》记：“秦始皇游会稽登山望秩求神仙，至此见群峰连延东入海，乃命方士徐福立坛祈祷。”20世纪80年代，柴海生老师在北干山发现一处土坛。土坛为人工填筑，填筑土层历史久远，疑是徐福所立祭坛。秦始皇登临北干山，祈祷海上神仙以取灵丹妙药，长生不老。汉代时，武帝也信之，祭海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唐代，祭祀潮王石魂。石魂生于唐长庆三年，他为百姓安危，奋勇抗潮，筑坝不止，直至献出生命。官府封石魂为潮王，为他立祠庙。史称石姥祠，位于西兴庙后王村南白马湖旁。

北宋，祭祀海神或潮神以求保佑。妈祖为五代闽王时都巡检林愿女，闽之莆田人，北宋初期曾修堤钱塘，歿而为海上女神，元至元中赐号天妃，俗称天后宫娘娘。萧山有两处天后宫，一处在城厢街道里横河（牛脚湾），另一处原在钱塘江北岸，现在南岸南沙青龙头（岩甕山）。

宁济庙位于西兴，敬奉浙江潮神孚祐王，即武（伍）济忠应公。万历《绍兴府志》卷十九记载：“萧山宁济庙在西兴镇，浙江潮神也。”南宋政和六年，“高丽人贡使者将至，而潮不应，有司请祷，潮即大至。诏封顺应侯。宣和二年，进封武济公。”“绍兴十四年，徽宗皇帝灵驾渡江，加武济忠应公。三十年，显仁皇太后合祔，加武济忠应潮顺公。淳熙十五年……诏加武济忠应潮顺灵佑公。”“庆元四年，赐爵孚祐王。有司以八月十五日祭。”

白虎山南将军殿，奉祀另一位浙江潮神平浪侯卷帘使曹春。该殿原在钱塘江北岸，现在南岸萧山。

长山、新林周、坎山、赭山、河庄、义盛、靖江、甘露、党湾、长河以及螺山、闻堰潭头、进化泥桥头、义桥横筑塘等地，据说沿江有“十八座”张神庙，或称张神殿、张老相公庙。张神名夏，北宋时萧山长山人。其父为吴越国刑部尚书。宋景祐中，张夏以工部郎中出任两浙转运使。抗潮镇海，用巨石砌塘，使塘身坚实稳固。因公殉职，被敕封为“英济王”“宁江侯”“护堤侯”“靖安公”或“绥佑大帝”。

元代，祀奉潮神晏公。晏公庙，位于进化鲁家村麻溪旁，鲁家桥前名叫晏公桥，晏公所筑，故名。晏公，名戊仔，临江府临江县（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）人，元初为文锦局堂长，因病返故里，据传“登舟即尸解，有灵显于江湖。”

西兴东因潮患筑堰基屡次不成，塘长老婆王夫人祈祷潮神保佑，竟割股肉投以江内，旋即潮退浪显，不日堰基筑成，按时完工，遂名股堰。后人建王夫人庙祀之。

明代弘治年间，太守游兴、参政韩镐、知县罗璞督工修筑长山条石堤。石堤中镶嵌龙、海龟、海牛等镇塘兽头石像和十二生肖头石像，以及刻有“断鳌立极”字样的石碑，寓意降伏作祟的江魔海妖。

西兴铁岭关楼，北宋时叫玩江楼，又名望海楼，后易名浩然楼。明弘治十年萧山知县邹鲁重建，改名镇海楼，旨在镇海，防止潮害。万历五年夏至万历十一年秋，长河来端操捐银千两，复旧址建兴胜佛塔，祈镇海、卫民。

明万历十五年，县令刘会修建西兴石塘，改建西兴大堰为永兴闸，永兴闸俗称龙口闸，其下游俞家潭至长山段海塘名龙王塘，祈求海龙王保佑，塘闸安全，民居安宁。

明末清初，钱塘江主槽徙北，发生“三门演变”，海塘破坏严重。萧山南沙上下游纷纷建庙祈福。北干龙王庙、赭山镇海殿与安澜殿、义蓬靖海殿、瓜沥镇海寺、益农镇龙殿、夹灶镇海殿，以及义桥渔浦街海王庙（后名开善寺），均为震慑海龙王，祈盼堤防安全，免除坍江危害。此外，航坞山白龙寺、接龙寺，则祭祀天上龙王，祈求降雨。

清代乾隆年间，在江海塘工程管理中应用《千字文》分段竖立石碑。一可以区分堤塘的位置，二是当时人们信奉《千字文》有降魔法力，希冀镇住海潮妖怪，不再兴风作浪危害百姓。

“民国”也祭潮神。据项宝泉老师的报载文章（2019年9月30日《萧山日报》）：1945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十八，瓜沥塘头塘下殿、西街头镇海殿隆重举行祭祀潮神庙会。潮神祭祀庙会作为中华传统文化，2014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钱王拔箭怒射潮头

唐代末期，藩镇割据，战乱纷起，水利失修，钱塘江两岸洪潮成灾，百姓深受其害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发生钱镠射潮的故事。

钱镠，字具美，临安（杭州）人。钱镠出身贫贱，年少贩卖私盐，后加入兵营，他为人侠胆忠义，又一身好武艺，24岁时成为临安石镜镇董昌部的偏将。五代后梁开平元年，封为吴越王。龙德三年创立吴越国，定都杭州，称吴越国王。

吴越王钱镠为求发展、保境安民，注重兴修水利、发展农业、奖励

蚕桑、繁荣商业。他整治钱塘江水患，修筑围海堤塘，亲自起草《筑塘疏》送达朝廷：“民为社稷之本，土为百物所生。圣人曰，有土斯有财，此塘不可不筑也。”

钱氏筑海塘，并非一帆风顺。奠基时，正逢八月潮汛，潮水汹涌，冲刷塘基，出现“钱塘江昼夜冲激沙岸，版筑不能就”的险情，钱王便组织祭天大典，备斋供潮神庙（吴山伍子胥庙），并写《筑塘七律》诗一首：“天分浙水应东溟，日夜波涛不暂停。千尺巨堤冲欲裂，万人力御势须平。吴都地窄兵师广，罗刹名高海众狞。为报龙神并水府，钱塘且借作钱城。”他把这首诗封装在小铁箱里，放到海门山，任海浪漂去，希望能漂到海神爷那里，求得帮助，筑好海塘。结果潮水依旧凶猛，似乎海神爷不吃软招，无奈钱王再求助苍天，叹苍天亦无情。

钱江潮号称“天下第一潮”，时有老人告诉钱王，海塘难修，是因为钱塘江潮神作怪的缘故。生性勇猛的钱王在祈盼神灵之希望破灭后，遂用武力相卫，命人“造箭三千支，募强弩五百人”以射涛头。此事，王德钟在《题许监丞西泠访古图》有记，“须臾吸尽越江水，可得三千钱镠射潮矢。”

传说，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，也是潮水最大这天，钱王拔箭怒射潮头，大吼一声：“放箭！”抢先射出了第一箭。顿时万箭齐发，箭箭直射潮头。众围观百姓，跺脚拍掌，呐喊助威。一会儿工夫，便连续射出了3万支箭，竟逼得潮头不敢向岸边冲击过来。钱王又下令：“追射！”于是“潮回钱塘，东趋西陵”，海面平静了下来。

钱王摒弃版筑土塘旧法，改用“石囤木桩法”，即用竹笼（络）装石，码于海滨，前后打木桩加固，该塘名菱石塘。钱王于后梁开平四年八月，调集20万军民，抢筑六和塔至艮山门海塘，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奋战，同年十月间完成。为了纪念钱王的功绩，人们把江边的海堤叫作“钱塘”，后人称“钱氏捍海塘”。

钱镠在杭城岸创筑防海石塘的同时，建候潮、通江两门和浙江闸。在萧山岸兴筑西兴塘、渔浦塘和建龛山闸。在钱塘江中凿平了“罗刹石”，自此保障航船安全。

钱王射潮是钱塘江两岸的民间传说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五代时钱塘人面对海潮肆虐，敢于挑战和勇猛搏斗的精神与勇气。

钱镠射潮的故事，有史料依据。宋苏轼《表忠观碑》：“仰天誓江，月星晦蒙，强弩射潮，江海为东。”《宋史·河渠志七》：“潮江通大海，日受两潮。梁开平中，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。”施元之注苏轼《八月十五日看潮·五绝》引宋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：“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，吴越钱尚父（钱镠）俾张弓弩，候潮至，逆而射之，由是渐退。”

据传，杭城的铁箭巷、直箭道巷、横箭道巷是钱王射潮之地。后人曾于旧便门、旧荐桥门、利津桥建造3处铁幢，外形似箭，上端如杖状呈圆头，直径七八寸。

现代钱王射潮青铜雕塑有两处，一处 在六和塔月轮山上，另一处在滨江区滨江公园闻涛路旁，供人们瞻仰。位于滨江区的《钱王射潮》雕塑，造型浑厚雄伟，气势磅礴。该雕塑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设计，高29.6米、宽48米、厚15米，采用优质锡青铜铸造而成，总重量300余吨。

弄潮是文化更是精神

专家研究，唐代以前并未见载钱塘江弄潮的史料。唐代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：“江涛每日昼夜再上，常以月十日，二十五日最小，月三日、十八日极大，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，大则涛涌高至数丈。每年八月十八日，数百里士女，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，谓之弄潮。”可证钱塘江弄潮，中唐时期兴起，始为地方习俗。

北宋，弄潮盛行。弄潮儿在江中与浪搏斗，与潮共舞，作弄潮之戏，并在危险中寻求刺激，引发沿岸观众喝彩，得到官宦赏赐。北宋初著名词人潘阆《酒泉子》：“长忆观潮，满郭人争江上望。来疑沧海尽成空，万面鼓声中。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。别来几向梦中看，梦觉尚心寒。”词阙生动地记述了钱塘江观潮与弄潮隆重而惊险的盛况，以及作者为之久久胆战心惊的感受。

弄潮毕竟是项危险性很高的活动，难免出现个别弄潮儿意外伤亡事件，因此官方并不支持，一时出台规定严格禁止。治平年间，临安（杭州）郡守蔡襄撰写《戒约弄潮文》颁布于市，制止弄潮。熙宁年间，两浙察访使李承之奏请朝廷禁止弄潮。但弄潮作为一项民俗活动，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，民众的热情很难阻挡，于是上有禁令，下有对策，元祐年间，弄潮复兴。

元祐四年，苏轼又知杭州。苏轼曾到萧山西兴、渔浦等地观看弄潮，并赋《瑞鹧鸪·观涛》：“碧纱影里小红旗，依是江南踏雪儿。拍手欲嘲山简醉，齐声争唱浪婆词。西兴渡口帆初落，渔浦山头日未移。依欲送潮歌底曲，樽前还唱使君诗。”诗中 将弄潮儿誉为踏雪儿。

爱国诗人陆游《一落索·识破浮生虚妄》：“识破浮生虚妄，从人讥谤。此身恰似弄潮儿，曾过了，千重浪。”作者赞赏弄潮，将自己人生比作越过“千重浪”的弄潮儿。

南宋，杭州成为都会，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钱塘观潮之风更盛，弄潮活动达到顶峰。临安政府支持吴越弄潮，并借助助推体育锻炼。

南宋初，吴做《钱塘观潮记》详细记载钱塘弄潮盛况，弄潮流程可以归纳如下：（1）“弄潮人之率常先一月立帜通衢，书其名氏以自表”。市民支持、宴请弄潮参加者，并凑钱作报酬或犒赏。（2）观潮之日，“潮至海门，与山争势，其声震地。弄潮之人，解表露体，各执其物”，开

始弄潮表演。（3）“潮益近，声益震，前驱如山，绝江而上，观者震掉不自禁”。弄潮水平有高低，有的艺高胆大，有的随波逐流，尽皆精彩。（4）潮水退后，根据表演水平支付酬劳与犒赏，出众者重奖，“率常醉饱自得，且厚持金帛以归”。

元人周密，为追忆武林都市风貌，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详细记述钱塘弄潮盛况。“浙江之潮，天下之伟观也，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。方其远出海门，仅如银线，既而渐近，则玉城雪岭，际天而来。吴儿善泅者数百，皆披发文身，手持十幅大彩旗，争先鼓勇，溯迎而上，出没于鲸波万仞中，腾身百变，而旗尾略不沾湿，以此夸能。而豪民贵宦，争赏银彩。江干上下十余里间，珠翠罗绮溢目，车马塞途，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，而僦赁看幕，虽席地而不容间也。”南宋注重水军训练，卷三记载，水军将士弄潮技艺高超，“并有乘骑弄潮标枪舞刀于水面者，如履平地”。

《武林旧事》卷七记载淳熙十年八月十八太上皇高宗及孝宗在浙江亭观潮盛况：“自龙山已下，贵邸豪民，彩幕凡二十余里，车马骈阗，几无行路。西兴一带，亦皆抓缚幕次，彩绣照江，有如铺锦。市井弄水人，有如僧儿、留住等凡百余人，皆手持十幅彩旗，踏浪争雄，直到海门迎潮。又有踏混水、水傀儡、水百戏、撮弄等，各呈伎艺。并有支赐。太上喜见颜色，曰：‘钱塘形胜，东南所无。’上起奏曰：‘钱塘江潮，亦天下所无有也。’太上宣谕侍宴官，令各赋《酹江月》一曲，至晚进呈，太上以吴玕为第一……两宫并有宣赐。至月上还内。”这是见诸记载的一次高规格、大规模的弄潮活动。

弄潮儿以弄潮谋生，在浪尖上踏混水，表演水傀儡、撮弄、水百戏等。方回《今秋行》回顾南宋弄潮的壮观场面云：“八月十八日观潮，幕獐粉黛迎兰桡。雪山沃天雷动地，出没红旗争锦标。”弄潮儿搏击大潮、举旗戏水，表现精湛技艺，展现粗犷豪迈气势，深受围观群众喝彩，弄潮归来后又受到市民热烈欢迎，有《看弄潮诗》云：“弄罢江潮晚入城，红旗贴贴白旗轻。不因会吃翻头浪，争得天街鼓乐迎。”

宋代弄潮，高潮迭起，雄盛不止。宋亡之后，元人弄潮信心大减，弄潮趋向衰落。至明代，弄潮仍然流行，由明人黄遵素《浙江观潮赋》、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等书籍的记述为证，但已远不如宋代那样盛行。明末清初，钱塘江发生三门演变，观潮胜地下移至海宁附近，南星桥、西兴一带潮水较小，清代弄潮终止。

“民国”，吴越居民渐渐改变以往那种文身弄潮的习性，虽然还有临江感叹、观潮思弄之余兴，但是没人再敢下水一试，弄潮不再。

钱塘江弄潮，从唐代中期兴起，至清代初期钱塘江变迁北大门终止，历时千年。其间，宋代是钱塘江弄潮的鼎盛时期，长达320年。

弄潮文化和弄潮儿精神是萧山乃至浙江文化精神的基础，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。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”。当今，吴越后人在时代潮流中传承、弘扬弄潮儿精神，攻坚克难，敢为人先，勇立时代潮头，驰骋天地之间。



龙王庙（位于北海塘北干段）



《钱王射潮》雕塑（位于滨江区滨江公园）